

哲学生纪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著

王继禹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北京

Alois Jirásek
Filosofská Historie

Praha 1958

Státní nakladatelství krásné literatury,
hudby a umění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伊拉塞克著

庄继禹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科委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4印张82千字

1981年3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000册

书号: 10215.23 定价: 0.3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捷克著名作家阿·伊拉塞克的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通过四个大学生的不同遭遇和不同命运，反映了1848年捷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侧面。作者从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含蓄地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首领帕拉茨基以及当年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是作者思想上超过同时代人的地方，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作者运用素描和线条画的艺术手法，简练而生动地刻划了以华甫仁和弗利波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再现了1848年前后捷克高等学校和捷克社会的动态。语言上仍保持作者一贯的类似中国的“话本”或“演义”的特色。

——译者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Alois Jirásek, 1851—1930) 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波希米亚东北部的边陲小城赫隆诺夫；这是一个反抗异族侵略、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地区。伊拉塞克家境清寒。父亲原是织布工人，后来开了一家小面包店，家庭经济始终拮据。这使他从小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深切的体会。

伊拉塞克少年时期在故乡读书，熟悉完好地保存在捷克农村的民间诗歌和传说，特别是民间艺人叙说的故事，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最初他在绘画和文学之间徘徊，中学毕业以后才决定从事历史研究。他在布拉格的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许多著名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从那时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著有大量诗歌、戏剧和小说，但最重要的成就是长篇历史小说。他以鲜明浓重的色彩绘出捷克民族历史的巨幅画卷。《捷克古代传说》是濒于湮没的捷克民族古代生活的形象再现。胡斯运动三部曲：《激流中》、《反抗一切》和《兄弟军》叙述了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族运动的始末，也是伊拉塞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五卷集的《维耶克》及四卷集的《在祖国》分别描写了民族复兴时期的城市和乡村。

伊拉塞克在他的历史小说中贯串着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与同时期的

西欧各国或波兰、匈牙利等的民主主义者相比，人数较少，思想上比较软弱，政治上也不够成熟。他们提不出一个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只是“愿意把民族特征奉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只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曾在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博得了同情。”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封建专制统治正面交锋只一个回合就败北了。他们的幻想由于温迪什格莱兹的轰击布拉格而破灭。《哲学生纪事》描写了1848年捷克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侧面。与作者的巨幅画卷相比，《纪事》仿佛只是一幅水彩小品。伊拉塞克对他出生前三年的一個风起云涌的时代只作了简略的勾划，对当年的许多大事避免从正面表示自己的态度，然而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作者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首领帕拉茨基，以及当年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一个民族独立的幻影而出卖革命”的行为作了含蓄的批判。这说明作者的思想既具有当年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特点，也比当年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有所前进。作者运用素描和线条画的艺术手法，简练而生动地刻划了以华甫仁和弗利波为代表的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形象以及其他形态、性格各有特点的人物；把1848年前后的捷克社会的动态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译者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诸君不曾料想，我将引领你们步入绿树成荫的学园，聆听圣哲柏拉图^①的讲学，也不曾料想会走到枝叶浓密的月桂树下，在异香氤氲之夜，如闻天国的音乐，心灵为之升华。

我们不进入彼岸世界，“在那里，苏格拉底^②逢人便说自己一无所知，狄俄根跳出木桶责难行人，蒂蒙恶言相加，德谟克利特笑看世态，赫拉克利特哭对苍生，伊毕鸠鲁纵情享乐，阿那萨哥尔却说一切皆归于无。”

我无意为诸君介绍“通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哲学家们，却有心让诸君结识几位哲学生。他们都是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会唱歌，会叹息，会谈恋爱。姑娘们见到他们，不比见到于思于思的哲学家，一点也不拘束，喜欢同他们谈笑，甚至倾心相爱。

在利托米什尔^③的古老的六年制中学近旁，由法朗茨一世^④于一八〇二年设立了一个“哲学科”，最初的学制为三年，一八四二年改为二年。这所学校归赫拉德茨主教团督导，是有专职校长的独立机构，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只要在六年制中学修业完毕，人人都可以当哲学生。第一年学习“逻辑”，如期终考试成绩优良，可以接着学“物理”。若想深造法律或医学，或获得高级职位，必须拿出在哲学科

修业的证明。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已经干了几年差事，还回到哲学科来学习。因此，未成家的和有家室的成年男子共坐一堂，恭听神父教师的讲课。

当年的日多夫，即兄弟会时期的奥利维特岗上可谓热闹：在附近的文艺复兴式的宫堡^⑥里，贵族带了一大群随从仆役以及在教师宿舍里的许多兄弟会教士神父，但等中学塔楼上的早晨钟声一响，纷至沓来，把本科生和旁听生团团围住。那时在逻辑班注册的有三百人，物理班仅七十人。

开场白到此结束，幕启。

一九四七年已经到了四月末。春意盎然，春色渐展。在利托米什尔宫堡附近的一个不大的花园里，树木已绽出新芽。不止一处的灌木丛披上了嫩绿色的轻柔新装。学院教堂的塔尖，宫堡的山墙以及一个个圆屋顶都像画一样地画在明净的碧空。道路平整得如同用碾子碾过一般。长形广场上的粗石板已经完全干燥了。和煦的阳光照进了新房子和一些兄弟会时期的老房子，并且一直照到广场两边带拱顶的柱廊上。那天温暖的下午，整个拱廊上熙熙攘攘。有年轻人的地方最热闹，新春的阳光和温暖把他们像甲虫一样地引了出来。

孩子们的笑闹和叫喊并没有惊醒警察克蒙尼切克；他靠着拱廊的柱子，坐在石凳上晒太阳，美美地打着瞌睡。他已经是一头老迈的狮子，宁愿多歇息歇息，不想去追逐猎物了。

他经常从城郊的一个什么地方回来。肩上挂着的那只鼓，还有插在皮带上的那只装鼓棒的金色套筒，证明他是去发通告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弱点，一有机会就靠在墙上或者坐在凳上专心地小睡片刻。有人说他连走路都会睡着的。他把帽子扣在脑门上，头低垂在胸前，从灰白色的一字胡子下面吐出一串串直率而健康的鼾声。这鼾声并没有扰乱艾立丝小姐的清静。她坐在二层楼的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正好在克蒙尼切克头上。恕我直言，艾立丝小姐是老处女。她的和善的灰蓝色眼睛肯定有五十次看到了大地披上这样美丽的春装。她正在织袜子。

她并不留意湛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也不朝广场观望，可是手里的活计不像往常那样做得专心和麻利。她的两只手常常往腿上一搁，眼睛盯着屋里的那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然后又看看放在五屉柜上那只带雪花石膏柱的自鸣钟；柜子上的黄铜环子和黄铜皮装饰仿佛金子一样闪闪发亮。在艾立丝小姐房里什么都是一尘不染，安置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蒙着浅色套子的椅子和沙发是老式的，令人回忆起辫子上系蝴蝶结^①的年代，而那只铺了花桌布的圆桌还有其他家具就比较时髦了，是共和国末期和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款式。

自鸣钟的短针已经过了Ⅳ字，快到Ⅴ字那儿了。艾立丝小姐把袜子和线团放在窗台上，走到房间中间离门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从门那边传来响亮的然而听不真切的说话声。瘦小的老小姐最后下了决心，走到门边敲了几下。

谈话声立刻中断，门里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

“华甫仁先生，怎么办呢？四点钟早过了。书记官家里会怎么说呢？”

“要您费心了，小姐，”门里的年轻人回答，他圆圆的脸上容光焕发，露出愉快的笑容，“我跟他干上了！他说得真带劲，他对自己的思想一往情深。”

“什么思想？”

“全是秘密计划和革命，不把利托米什尔闹翻了天才怪呢！”

“哎呀，弗利波先生，都说些什么呀！”

“我这就去，艾立丝小姐！”弗利波身后出现了他的同伴，哲学生华甫仁。他是一个身材修长，表情活泼的年轻人。这时，他手里已经拿着帽子了。

“华甫仁先生，我不知道您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竟忘了去上课。您从来都是准时的。”

华甫仁笑了笑，“以后我给补上。”

“快去吧！快！洛蒂小姐今天可漂亮啦！我看见她在窗口，浅色衣裙配上玫瑰红发带真好看！”

“弗利波，你看人家的浅色衣裙和玫瑰红发带看得多仔细！玛琳卡会怎么说呢？”

“她，她不会说什么的，是吧？”弗利波操着结结巴巴的哈那地方的口音，冲着艾立丝小姐一乐。

华甫仁走了。

华甫仁和弗利波的房东艾立丝，重新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不停地织着袜子。弗利波还站在自己的房门口。

“下午席林加没在家？”

“不在，”艾立丝回答，“他总是到别人家去教课，念点儿书多受累呀！他让我给他煮些果子粥，厨房里有一碟梨干什么的，一个人就靠吃这些……”

“他干得多，吃得少。”

艾立丝小姐撂下手里的活计，看看那个学生，笑了笑。

“您念书比他自在得多。不过弗利波先生，我好几次想问问您，您没留心施比纳先生吧？”

“一点儿也没注意。”

“我正纳闷儿呢！您注意着点儿，最近几天他好像有心事，不爱说话。”

“那也许是因为快要去修道院了吧？”

“不，不是因为这个。我知道他不愿意去修道院，不过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不会是……恋爱了吧？”

“施比纳，……哈哈……施比纳恋爱了，”他笑个不停，爽朗的笑声把艾立丝小姐的微笑也引到了嘴边。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对他的小鹌鹑鞠躬，还怎么亲她！”

“您真是不怀好意！”

“哦，一点儿也没有恶意。施比纳是好人，是个大好人；要是给我亲眼看见，非得当面笑他不可。”

“看上帝份上，您啥也别说了！”

“他去哪儿啦？”

“他拿了书，说是去学习。他抱怨功课太紧。”

“那当然，要是谈恋爱的话。”

“可您从来不抱怨。”

“我有什么可抱怨的？爱情是一种甜蜜的负担，这种负担多一些也没关系，而学习……到期终还有几个月，我说，艾立丝小姐……”他的轻松愉快的话音停在那儿了；他忽然瞥见挂在五屉柜上面的一幅圆圆的、尺寸不大的油画。因年深月久而发暗的底色上可以看到一位年轻教士的肖像。其实，

这幅画弗利波天天看见也没引起注意，不过今天在那年轻教士的头顶挂着一只用假花和绿纱扎成的月牙形花环，它沿着金色的画框飘垂下来。

“这花环以前没有吧？”他疑惑地看了艾立丝一眼。她的两只手搁在膝头，闷声不响地坐着。

刚才弗利波在看那幅画的时候，她那枯萎的脸上好像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她的眼睛立刻低了下去。

“今天是圣伊里节^①，他的名字正好叫伊里……”

揶揄的微笑从快乐的哲学家的嘴唇边消失了，那时有一个苍白消瘦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匆匆打了个招呼，又匆匆往里屋走。那间房间就是他同华甫仁、弗利波、施比纳三人合住的。

“你忙什么，席林加？”

“我忘了拿书，马上五点了，我得去教课，”他说着已经进了里屋。

“可怜的家庭教师！”弗利波叹了口气，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艾立丝说：“我也有事。”他也跟着席林加进去了。席林加找到了书，又匆匆地走了，准备把习题、作业往他的那个青年学生的脑袋里灌。

弗利波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桌面上横七竖八地放着练习本和书，他蘸了蘸鹅毛笔，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起来。

“同学们！”纸上出现了这三个大字。里外几间房间寂静无声。

艾立丝小姐把头抬起一点，又开始编织，然而沉思的影子还没有从她的额头消失。

这时候，不知哪个淘气孩子把老克蒙尼切克的鼓咚咚地敲响了。他猛然惊醒，站起身来，耷拉着睡眼惺忪的脑袋，

踉跄地向市政厅走去。

*

*

*

与此同时，华甫仁正急急忙忙赶去“教课”。他穿过了拱廊和日多夫岗，路过宫堡、中学和神父宿舍，最后走进一所阴暗的洛可可式的房子。这所贵族气派的建筑物的大门上面有一对鹿角，它下面画着一只带一圈长长的黄光的“神眼”。

他从阴暗的楼梯走到二层，在一间房门口站定，敲了几下门。里面静悄悄的，无人应声。

他走了进去。

他的到来把一位年轻姑娘吓了一跳。她一听见开门的声音，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快地把放在桌子上的一样东西用衣料盖上；她没有做针线活，而是在弄什么东西。在她鲜红的脸庞上有一种兴奋的神色。当她听出是华甫仁的声音，才把低垂的双目转向房门，曼声说道：“啊，是您，华甫仁先生。吓了我一跳，”她坦率地承认。

“弗利采克没在家，姑娘？”

“啊，对了，这一吓把我吓得忘记了。他跟舅妈和洛蒂一块儿出去了。舅妈请您稍等一下，他们马上就回来。”

“好，”从语气和脸色可以看出他真愿意等。

“请那边坐，”她指指给弗利采克上课的那间房间。

“我在这里呆一会儿不妨碍您吧？”

姑娘含笑指了指一张方凳，请华甫仁坐下。

兰嘉局促不安。她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好像一下子要把活干完似的。不料她在找针、找剪子的时候，把衣料一挪地方，有一件东西从桌子上滑落。只听“砰”的一声，好像

是一样比较重的东西从桌子上掉了下去。

兰嘉立刻去捡，刚够到的时候，华甫仁已经弯下身子为兰嘉姑娘效劳了。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华甫仁觉得自己的前额触到了天鹅绒般光滑而温暖的面颊。

姑娘的脸红了。

书打开着。“我可以看看书名吗？”

兰嘉的美丽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哲学生，她不出声。然而他已经把那本不太厚的小三十二开本的书拿在手里，高声读出标题：《诗文集》，1823年新年号。

他无意中把按住书边的大拇指一松，看着迅速翻动的书页，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年轻姑娘的脸上。

“请原谅，刚才我的想法冒犯了您。我看见您在藏什么东西，我以为……老实说，我以为是什么情书……”

“谁写给我的？”兰嘉微笑着，露出一排健康而洁白的牙齿。

“没人写才怪呢！”年轻的哲学生高兴地说，“不过我没想到是捷克文的书，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我所见到的小姐们是不会有捷克文书的。我以前不知道您是一位爱国者。您以为您是吗？”他向她伸出了右手。

“我是！”华甫仁握了握她的柔软而温热的小手。

“我可以知道这本新年号是谁借给您的吗？”

“我还有好几本。这本您看过吗？”

“惭愧得很，没看过。”

“您愿意的话，请拿去看吧。我在看第三遍。我的箱子里还有几本别的书，如果您想看，我都可以借给您。不过您得给我回报！”她坐了下来。

“尽我所有，理当奉献；只是我所有也不多罢了。”

“可是您千万别让舅妈和洛蒂看见。现在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一听见门响就连忙把书藏起来。我看书，舅妈可不乐意呢！特别是看捷克文书更要嘲笑。我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感到羞耻，可是我不能由着性子跟舅妈顶嘴。所以我还是不说话，回避一些好。”

“为了事业，兰嘉，能忍就忍吧！哦，我真高兴，今天我才认识了您！说真的，我一见小姐们不是忙着聊天，就是忙着编织，一听她们用外国语说着琐碎话，带着嫉妒和小心眼儿在背后说长道短，或者发一通从外国书上看来的空泛议论，我就觉得不自在，甚至恼火。热爱祖国，读捷克文的书，说捷克话都不时髦了，不高尚了。因此她们对这一切都不理会，甚至还嘲笑！人家说女人的心是细腻敏感的，可是对待本民族的深重创伤，几百年来的贫困和不幸，却如此无动于衷，冷漠寡情。”

兰嘉凝神屏息地坐着。她的明亮的眼睛谛视着哲学生的脸和嘴唇。他的每一句话都闪闪发光地铭刻在她那激动的心上。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她那泛出红晕的脸颊上现出幸福的微笑，眼中含着泪水。

“谢谢您，”她激动地低声说，“您的话使我耳目一新。哦，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我那已经去世的舅舅从前经常说这样的话。”

“他是您的老师？”

“那些书就是他的遗产。”

“您能给我说说关于这位可敬的人吗？”

“我要说的，不过……”

走廊上传来说话的声音。兰嘉一怔，马上拿起活计来做。

“舅妈……”

话音未落，门就打开了。书记官太太和洛蒂小姐、小弗利采克走了进来。

“啊，洛蒂，华甫仁先生还等着呢！可给您添麻烦了，
aber es ist so schön draußen (不过外面的天气真好)，*
她说话说得快，放连珠炮似的，使得正在恭恭敬敬行礼的哲学生没有回答的空隙。

太太和小姐留在房间里，华甫仁带着那个男孩到隔壁房里去，桌子上的书和纸已经准备好了。

罗宾内克太太是一位高个子的壮实妇人，容光依然焕发。细心梳理过的黑头发同洛蒂一样光可鉴人。洛蒂跟她的母亲仿佛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在本城就数书记官的千金最漂亮。修长的身材，秀丽的容貌，漆黑的眸子确实与众不同。姑娘们都无法否认她的衣着入时，打扮别致。只要女儿时髦，能压过别人一头，做母亲的真是不惜工本。

罗宾内克先生尽管一钱似命，对这件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母女俩把帽子和头巾摘下来的时候，兰嘉恢复了平静，脸上已没有丝毫张惶的神色。她手里忙着做针线活儿，一边同往常那样回答舅妈的问话。可是她的内心并不平静。一片芳心早已默许给那个年轻人——哲学生中的佼佼者了。每次看见他来给弗利采克上课，她就高兴，并期待着他借机会跟自己说上几句话。她多么喜欢听他说纯粹而简练的捷克话

* 罗宾内克太太说的捷克语中间夹杂着德语；下同。

呀！自从大舅去世以后，再没有听别人说过。她经常听见舅妈和洛蒂称赞他，她很愿意听，不过她自己从来不对那个年轻人妄加评语。

此刻她心中又惊又喜。想不到他竟有这样的思想。他开始了解她，并且为她而高兴。直到今天，内心最热烈的感情和思想必须隐藏起来；人们讥笑过她，然而他却握着她的手说：“呀，我多么高兴，我今天才认识了您！”

平时，她对那个漂亮的大学生私下仰慕已久；洛蒂和其他姑娘也都喜欢他。但是今天，这个往常对姑娘们不苟言笑的年轻人，竟站在她的面前，热情如炽，仿佛通体在燃烧，把他那表情生动的脸，照得透亮。

假如洛蒂或是别的姑娘看到他的这般模样，听到他的热情的言词，即使不能像兰嘉那样感觉到他的爱国热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也很难在他面前紧闭心扉。何况兰嘉是书记官家的灰姑娘，很少有人注意她，谁也不把她当一回事！父母双亡以后，这个孤女就由她的舅父，一个偏僻山村的神甫收养了。他是兰嘉母亲的哥哥，一位爱国者。在当时那个悲惨的年代里，众多的爱国志士默默无闻地埋没于草野之中，但他们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兰嘉就是那位爱国教士培养出来的学生。当她的养父和恩人去世时，留给她的除了一皮箱她视为珍宝的捷克文书籍之外，只有一笔微薄的财产。于是书记官罗宾内克先生，已故神甫和兰嘉母亲的弟弟，收留了她。她已经在她的二舅家生活了一年，作为罗宾内克太太的掌上明珠——洛蒂小姐的女伴和女仆。

一小时以后，华甫仁讲完课回到外边那间屋子，准备告